



被譽為中華民族14年抗戰起點的遼寧省瀋陽市，有一座具代表性意義的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那些穿越戰火的史料文物在這裏一代代講解員的生動講述中，變得鮮活而有溫度，更傳遞着民族記憶的生生不息。

在歷史博物館中，講解員是彌合歷史時空裂縫的關鍵群體，他們既是抗戰文物的一線守護者，更是精神價值的「翻譯官」。

「我們不是簡單的複述者，而是讓歷史『活』下去、『活』起來的人。」作為建館伊始的第一批講解員，季寧感慨，歷史是有血有肉的英雄們書寫的，從「要觀眾聽」到「觀眾要聽」，講解員們一直在探索和創新的路上。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瀋陽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瀋陽傳真



掃碼睇片

1999年，改擴建後的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迎來第一批講解員，23歲的季寧就在其中。「最初我們都是按照講解詞，跟着展陳路線解說。」她回憶，講解員們用聲音傳遞着民族的記憶，而他們自身的講述方式，也見證着時代觀念的深刻變遷。「現在看來，最早的講解詞是有些刻板的，比如我們會用『怒罵敵人』、『刺成肉泥』這樣生硬的表述。」而如今走進展廳，觀眾們聽到的是「辣椒水灌進趙一曼的口鼻，噴出的卻是黃豆粒大的血珠」。

找到情感連接點 歷史不只是年份

如今已經是博物館社教部副主任、副研究館員的季寧，常常與年輕同事探討講解詞，在她看來，這種電影鏡頭般的語言，是新一代講解員們的嘗試，也更真實地還原了歷史長河中英雄人物的個性，「他們是父親，也是母親，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這種轉變不僅表現在講解的措辭上，有針對性地為不同受眾安排講解內容，講解員們也需要做不少「功課」。季寧依然記得博物館在接待國民黨原黨主席連戰時，特別安排播放了《松花江上》，「他馬上說，母親生前常唱這首歌」，在接待時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時，則着重講述華僑支援抗戰的故事——「找到情感連接點，歷史就不再是冰冷的年份」。

2021年大學畢業後入職博物館擔任講解員的高嫻經常會為前來研學的青少年團體講解。「現在的講解已經跳出了按照英雄的生平照本宣科的範圍，我們更希望用細節打動觀眾。」每當講到抗聯將領楊靖宇帶隊艱苦作戰的故事時，她就會帶孩子們來到展廳內復原的白樺林場景旁，「場景燈光偏藍的，抗聯戰士們的密營就在林海雪原間，孩子們能夠看到漫山遍野的大雪，能夠想像那種寒冷的氣候。」高嫻說，希望每一次講述都能在青少年心裏埋下一粒種子。

建館之初，季寧意外聽到了對歷史不解的質疑聲，「有觀眾問我，國恥紀念館修這麼大幹什麼？」季寧坦言，更讓她

痛心的是，很多人仍抱着「東北未抵抗」的陳舊觀點。轉變始於史料的深度挖掘，講解團隊重點突出了「九君子」的故事——九位知識分子冒死搜集日軍罪證提交國際聯盟（聯合國前身，簡稱國聯），使「九一八」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侵略事件。「我們用14年抗戰的史實，扭轉了『不抵抗』的標籤。」季寧的話擲地有聲。

公眾認知在變化 講解需多元創新

隨着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史實和英雄故事被挖掘。「現在的觀眾不再迴避這段歷史，反而希望從中汲取力量。」高嫻注意到，很多家長會特意帶孩子來感受，「他們想讓孩子明白，苦難不是終點，抗爭才是主題」。隨着公眾認知的變化，博物館的講解工作也展開多元而豐富的創新探索。

2015年進入博物館工作的韓囁是講解員隊伍的中堅力量，他發揮專業優勢所作的創新探索，豐富着館內文物史料的精神活力。「我們最早打造了青少年版的兒童抗戰類舞台劇。」他介紹道，舞台劇通過8幕不同主題的小章節，將從甲午戰爭、北洋艦長鄧世昌，到瀋陽審判這些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故事穿插起來，讓參演的小志願者讀懂歷史，也用新穎的形式向小觀眾講述歷史。

讓歷史照進現實 讓記憶化為力量

在「八女投江」展區，12歲的小志願者講解員陳拜婉兒會以同齡人的身份向小觀眾講述：「最小的王惠民只有13歲，和我差不多大。」這種將心比心的細節和代入感，拉近了同齡觀眾與歷史的距離。「英雄首先是人。」季寧說，這個觀點貫穿了她與下一代講解員的「交棒」全過程。現在的講解，我們要展現歷史人物作為普通人的一面，「觀眾會知道他們也有軟肋，他們的選擇才更顯偉大。」

如今，在這座記錄民族苦難與奮起的博物館裏，講解員們正用全新的方式，讓歷史照進現實，讓記憶化為力量。

三代講解員 接力守護 抗聯精神傳下去 傳遞民族記憶，讓歷史「活」起來



●每年9月18日「九·一八」歷史博物館進行撞鐘鳴警儀式。



●高嫻常常為研學的青少年群體講解。



●季寧於1999年入職「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圖為她年前給參觀者講解展覽。



●2015年進入博物館工作的韓囁是講解員隊伍的中堅力量，積極探索創新形式向觀眾講述歷史。



●12歲的小志願者講解員陳拜婉兒在博物館內的趙一曼獄中復原場景前為觀眾講解。

特稿 「寧兒：母親對於你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每當輕聲讀起這封抗日英雄趙一曼家書的首段，季寧總會紅了眼眶。「在最初的講解中，我們只是讀下來這封家書，卻並不知道趙一曼為什麼寫，又是在什麼情況下寫的。」隨着史料的豐富，更多的細節浮現出來——趙一曼將兒子託付給家人後，來到東北抗戰，寫這封家書也是遺書的時候，她已經知道自己必須得捨棄這份情感，並且她知道這封遺書是寄不出去的。

引發更多觀眾共鳴

季寧用一顆同為母親的心去揣摩趙一曼當時的情感，「整篇遺書162個字，沒有寫她的孩子是男是女，也沒有寫這遺書要寄到哪去，你說她可能想到會給他的孩子嗎？」她搖搖頭，「我覺得不會，這就是寫給自己的。」正是有了對英雄和犧牲的理解，季寧在講解詞中加入了更多的反問，希望引發更多觀眾的共鳴。「每次讀完，我會問觀眾，如果是您，您會如何選擇？您又會如何寫這封遺書？」她說，從未有人現場回答過這兩個問題，觀眾聽到這裏常常是悲傷又帶着震撼。

20多年間，無論講解詞如何創新修正，這段家書的部分始終是一代代講解員要原文讀出的。「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鬥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遠沒有再見的機會了。」小志願者講解員陳拜婉兒也曾多次站在館內的復原獄中場景前，帶觀眾重溫趙一曼慷慨赴死前的家國心聲。她曾聽到同齡觀眾在低聲啜泣，也聽到他們小聲感嘆說：「他媽媽犧牲的時候，他才7歲。」

一段經典講解詞的歷久彌新



●趙一曼和兒子攝於1928年



●趙一曼遺書

「我要記住他們每一個人，記清他們的面孔！」

——季寧，現任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社教部副主任、副研究館員——

講述

在我的記憶深處，有一個最令我感動的老人。他叫韓國光，2000年來我們館參觀時，已經90多歲了，我當時並不知道他是一位抗聯老戰士。在講解到最後的時候，老人家執意要去看一看館裏的日本戰犯復原場景。那是在展館的最後一個展廳，戰犯復原的場景是下沉式的，老先生堅定表示「我要下去看看」。我們便扶着老先生蹣跚地走下那個足有一米半高的台子。

台下有28名戰犯的復原蠟像，老先生仔細地看每一個戰犯的臉，他說：「我要記住他們每一個人，記清他們的面孔！」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就是跟楊靖宇、趙尚

志這些抗聯英雄並肩戰鬥過的抗聯英雄。臨走時，老先生特意把我叫到跟前，他握着我的手說，一定要把這段歷史好好地講，全面地講出去。

後來當我知道他的身份時，我反覆回想他那時候的眼神、他的動作，深深刻在腦海中。現在，我每次累的時候，還會看看當時給老先生講解時的照片。我記住了他的囑託，那是一種歷史的託付，歷史不能中斷，記憶不能中斷，精神也要從我們的口中一代代傳下去。所以，現在我們講的歷史故事有溫度、更有深度。我們希望，來到博物館的每一位觀眾在記住歷史的同

時，也記住這些英雄為這段歷史獻出的生命和鮮血。



●2000年，季寧（右一）為抗聯老戰士韓國光講解。

九一八事變原址上的記憶庫

新聞鏈接

遼寧省瀋陽市是中國打響抗戰第一槍的地方。坐落於瀋陽市大東區望花南街46號的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就建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地——原「南滿鐵路柳條湖路段」附近。該館始建於1991年，1997年9月擴建，1999年9月18日新館建成並對外開放。目前，該館是國內外全面反映九一八事變史的主題博物館，是國家一級博物館、全國愛國主義和國防教育示範基地。

2021年，博物館基本陳列「九·一八」歷史陳列全面改陳，全新呈現的展覽以九一八事變史和東北14年抗戰史為主線，通過日本侵華政策與戰爭蓄謀、九一八事變與東北淪陷、日本在東北的殖民統治、東

北軍民的抗日鬥爭、東方主戰場的東北抗戰、銘記歷史珍愛和平共6個部分，真實反映了日本軍國主義蓄謀製造九一八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歷史真相，重點突出東北軍民14年抗戰的系統性和完整性，再現了東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浴血奮戰14年的抗戰歷史畫卷，彰顯中國共產黨在東北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和中華民族不屈的抗戰精神。

博物館開館30餘年來，累計接待觀眾數以千萬。自1995年起，每年的9月18日，博物館都舉行「勿忘九一八撞鐘鳴警」儀式，瀋陽全城拉起防空警報，撞響14下警鐘，以警示世人勿忘國恥、勿忘「九一八」。



●1931年9月18日，日軍炸毀瀋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



●每年9月18日，大批瀋陽市民前往「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參觀。